

詞苑萃編

詞苑萃編卷之二十

南匯馮金伯冶堂輯錄

句容裴 暢芝亭參訂

辨證一

唐詞紀爲郭茂倩所輯楊璠董御多收僞詞以廣之
有以其名同而濫收之者今取劉禹錫紇那曲云踏
曲興無窮調同詞不同願郎千萬壽長作主人翁按
詞品阿那紇那皆當時曲名劉禹錫言變南調爲北
曲蓋隨方音而轉也劉采春羅噴曲云莫作商人婦

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按曲有三解。
一名望夫歌。取其以存調無名氏一片子云。柳色
青山映。梨花雪鳥藏。綠窗桃李下。閒坐歎春芳。按教
坊記。有此名樂府。解題所不詳者。更有琴曲名千金
意。始分前後段起句三字一音如音音音三字起句
後接心心心三字起句而下俱指法未能格之也。古今

詞話

今以五七言之別見者。彙較之如何。滿子已收六言
六句矣。茲考薛逢之何滿子云。繫馬宮槐老。持杯店

菊黃。故交今不見。流恨滿山光。如三臺令已收六言
四句矣。茲考李後主之三臺令云。不寐倦長更。披衣
出戶行。月寒秋竹冷。風切夜窗聲。如楊柳枝已收七
言四句矣。茲考李商隱之楊柳枝云。畫屏繡步障。物
物自成雙。如何湖上望。只是見鴛鴦。如醉公子已收
無名氏之五言八句矣。茲考無名氏之醉公子云。昨
日春園飲。今朝倒接羅。誰人扶上馬。不省下樓時。如
長命女已收長短句矣。茲考無名氏之長命女云。雲
送關西雨。風傳渭北秋。孤燈然客夢。寒杵搗鄉愁。如

烏夜啼已收長短句矣。茲考聶夷中之烏夜啼云。眾
鳥各歸枝。烏烏爾不棲。還應知妾恨。故向綠牕啼。如
長相思已收琴調之長短句矣。茲考張繼之仄韻長
相思云。遼陽望河縣。白首無由見。海上珊瑚枝。年年
寄春燕。又令狐楚之平韻長相思云。君行登隴上。妾
夢在關中。玉筍千行落。銀牀一夕空。如江南春既列
長短句矣。茲考劉禹錫之江南春云。新妝宜面下朱
樓。深鎖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數花朵。蜻蜓飛上玉
搔頭。如步虛詞已列長短句之雙調矣。茲考陳羽之

步虛詞云樓閣層層阿母家。崑崙山頂駐紅霞。笙歌
往見穆天子。相引笑看琪樹花。如漁歌子已列長短
句之單調雙調矣。茲考李夢符之漁父詞二首云村
市鐘聲度遠灘。半輪殘月落前山。徐徐撥棹却歸去。
浪疊朝霞碎錦翻。漁弟漁兄喜到來。婆官賽却坐江
隈。榔榆杓子癭杯酒。爛煮鱸魚滿盎堆。如鳳歸雲已
列林鍾商之長調矣。茲考滕潛之鳳歸雲二首云金
井闌邊見羽儀。梧桐樹上宿寒枝。五陵公子憐文彩。
畫與佳人刺繡衣。飲啄蓬山最上頭。和煙飛下禁城

秋會將弄玉歸雲去。金翻斜翻十二樓。他如離別難
金縷曲水調歌白苧各有七絕雜以虛聲亦多可歌
者後之集譜者無以詩句而亂詞調也 同上

詞名原起之說起於楊用修及都元敬而沈天羽掩
楊論爲已說如蝶戀花取梁元帝翻堦蛺蝶戀花情
滿庭芳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脣取江淹白
雪凝瓊貌明珠點絳脣鷓鴣天取鄭嵎春遊雞鹿塞
家在鷓鴣天惜餘春取太白賦語浣溪紗取杜陵詩
意青玉案取四愁詩語踏莎行取韓翃詩踏莎行草

過青溪。西江月取衛萬詩。只今惟有西江月。菩薩蠻

西域婦髻也。蘇幕遮

高昌女子所載油帽

西域婦帽也。尉遲杯

尉遲敬德飲酒必用大杯也。蘭陵王王每入陣必先

歌其勇也。生查子查古槎字。張騫乘槎事也。瀟湘逢

故人柳渾詩句也。此升庵詞品也。

卽沈天羽所載疏名

又如滿

庭芳取柳柳州滿庭芳草積。玉樓春取白樂天詩玉

樓宴罷醉和春。丁香結取古詩丁香結恨新。霜葉飛

取杜詩清霜洞庭葉。故欲別時飛。清都宴取沈隱侯

朝上閭闔宮。夜宴清都闕。又云風流子出文選。劉良

文選註曰風流言其風美之聲流於天下。子者男子之通稱也。荔枝香出唐書貴妃生日。命小部奏新曲。未有名。適進荔枝至。因名荔枝香。解語花出天寶遺事。亦明皇稱貴妃語。解連環出莊子連環可解也。華胥引出列子黃一晝寢。夢遊華胥之國。塞垣春塞垣二字出後漢書鮮卑傳。玉燭新玉燭二字出爾雅。此元敬南濠詩話也。卓珂月又云多麗張均妓名善琵琶者也。念奴嬌唐明皇宮人念奴也。愚按宋人詞調不下千餘新度者卽本詞取句命名餘俱按譜填綴。

若一一推鑿何能盡符原指。安知昔人最始命名者其原詞不已失傳乎。且僻調甚多。安能一一傳會載籍。自命稽古。學者寧失闕疑。毋使後人徒資彈射可耳。詞衷

胡元瑞筆叢駁用修處最多。其辨詞調尤極覲縷。如辨詞名之本。詩者點絳脣青玉案等。楊說或協餘俱偶合。未必盡是詩中滿庭芳草易黃昏。唐人本形容淒寂。詞名滿庭芳。豈應出此。生查子謂查卽古槎字。合之博望。意義不通。菩薩蠻謂蠻國之人危髻金冠。

瓔絡被體故名。非專指婦髻也。蘭陵王入陣曲。見北齊史。尉遲大杯。正史無攷。乃誤認元人雜劇。鷓鴣天。謂本鄭嵎詩。則雞鹿塞當入何調。曲中有黃鶯兒。水底魚。鬪鷓鴣。混江龍等。又本何調耶。元瑞此論。可謂詞品董狐矣。愚按用修元敬俱號綜博。而過於求新。作好遂多瑣漏。如一滿庭芳。而用修謂本吳融。元敬謂本柳州。果何所原起歟。風流子二字一解。尤爲可笑。詞中如贊浦子。竹馬子之類。極多。亦男子通稱耶。則兒字又屬何解。荔枝香解。語花與安公子等類。相

近似乎可据。若連環華胥。本之莊列。寒垣玉燭。本之
後漢書爾雅。遙遙華胥。探河宿海。母乃太遠。此俱穿
鑿附會之過也。然元瑞考據精詳。而於詞理未盡研
涉。毛馳黃詩辨。坻駁胡元瑞云。詞人以所長入詩。其
七言律。非平韻玉樓春。則襯字鷓鴣天。而玉樓春無
平韻者。鷓鴣天無襯字者。是不知有瑞鷓鴣天。而以臆
說附會也。此數調本在眉臚。而持論或誤。信乎博而
且精之爲難矣。同上

沈天羽云。詞名多本樂府。然去樂府遠矣。南北劇名。

又本填詞然去填詞更遠爲按南北劇與填詞同者

青杏兒

中調

卽北劇小石調憶王孫

小令

卽北劇仙呂調

小令之搗練子生查子點絳脣霜天曉角卜算子調
金門憶秦娥海棠春秋藥香燕歸梁浪淘沙鵲鵲天
虞美人步蟾宮鵲橋仙夜行船梅花引中調之層多
令一翦梅破陣子行香子青玉案天仙子傳言玉女
風入松剔銀燈祝英臺近滿路花戀芳春意難忘長
調之滿江紅尾犯滿庭芳燭影搖紅絳都春念奴嬌
高陽臺喜遷鶯東風第一枝眞珠簾齊天樂二郎神

花心動寶鼎現。皆南劇之引子。小令之柳梢青賀聖朝。中調之醉春風紅林擒近驀山溪。長調之聲聲慢八聲甘州桂枝香永遇樂解連環沁園春賀新郎集賢賓哨遍。皆南劇慢詞。外此鮮有相同者。更有南北曲與詩餘同名。而調實不同者。又不能盡數。胡元瑞云宋人黃鶯兒桂枝香二郎神高陽臺好事近醉花陰八聲甘州之類。與元人毫無相似。若菩薩蠻西江月鷓鴣天一剪梅。元人所用。悉不可按腔矣。愚按此等九宮譜中悉載。然有全體俱似者。又有不用換頭。

者。至詞曲之界。本有畦畛。不得謂調同而詞意悉同。竟至儒墨無辨也。俞少卿

海山記云。隋煬帝汎東湖。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闕。按段安節樂府雜錄云。望江南。李德裕鎮浙日。爲亾伎謝秋娘所謾。本名謝秋娘。今改此名。亦曰夢江南。據此。則隋時初無此調也。且曲詞略不類隋人語。因畱此一闕。以祛後人之惑云。詞曰。湖上柳。煙裏不勝摧。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肢。煙雨更相宜。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暝風

時。幽意更依依。

清鎖
高議

憶江南又名夢江南。隋煬帝有八闕。但白香山二詞。晚唐襲之。皆係單調。至宋方加後疊。故知隋詞乃賡作者無疑。李後主多少恨。及多少淚。本是二首。嘯餘合之爲一大謬。此調作者甚多。何乃取李詞二首牽合。以作五十四字格。致後人疑前後可用兩韻耶。范紅友

河傳唐詞存者二。其一屬南呂宮。凡前段平韻。後仄韻。其一乃怨王孫。曲屬無射宮。以此知煬帝所製河

傳不傳已久。然歐陽永叔所集詞內河傳附越調跡。

怨王孫曲。今河傳乃仙呂調。皆令也。碧雞漫志

按據此則河傳怨王孫祇有二體。詞律所收殊爲龐雜。

楊用修所載太白清平樂二闕。識者謂非太白作。以其卑淺也。按太白清平調本三絕句而已。不應復有

詞也。王鳳洲

仙女下。董雙成。漢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却從仙官去。萬戶千門惟月明。李太白詞也。得於石刻而無其腔。劉無言自倚其聲歌之。東臯雜錄又以爲范德孺謫。

均州偶遊武當山石室極深處有題此曲於崖上未

知孰是。

詞苑

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以草堂
二詞出太白也近世文人學士或以爲實然予謂太
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卽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
屑爲寧屑事此且二詞雖工麗而氣衰颯于太白超
然之致不啻穹壤藉令真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詳
其意調絕類溫方城輩蓋晚唐人詞嫁名太白耳杜
楊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

危鬢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歌
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
則太白之世唐尙未有斯題何得預置其曲耶又北
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丞相假飛卿新
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疎之按大中
卽宣宗年號此詞新播故人喜歌之予屢疑近飛卿
至是釋然

若溪
漁隱

唐詞載李德裕步虛詞卽雙調搗練子唐詞本無換
頭搗練子本無雙調近刻列爲李白桂殿秋二首李

集之考覈者多矣。不聞菩薩蠻憶秦娥而外。別有桂殿秋也。吳虎臣得於石刻而無其腔。劉無言倚其聲歌之。其說亦未足信。劉禹錫作瀟湘神起處疊三字一句。亦卽搗練子。但爲迎神送神之詞耳。

古今詞話

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李白作花間集云。

張泌所爲莫知孰是。

夢溪筆談

西吳記云湖州磁湖鎮道士磯卽張志和所謂西塞山前也。今武昌府志記大冶縣東九十里爲道士洑。卽西塞山。塞音澀。水經云辟立千仞。東北對黃公九

磯故名西塞橫截江流旋渦沸激舟人過之每爲失色張耒詩云已逢嫵媚散花峽不怕危亡道士磯以

爲卽志和所遊西塞山未知孰是

詞苑

王建霓裳詞云弟子部中畱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今教坊尙存其聲而其舞則廢不傳矣近世有望瀛府獻仙音二曲乃其遺聲也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詳不知聽風聽水爲何事白樂天有霓裳羽衣歌甚詳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必有知音爾

六一詩話

歐陽永叔以不曉聽風聽水作霓裳爲疑按唐人西

域記龜茲國王與其臣庶之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涼州等曲皆自龜茲所致。雖未及霓裳而其製曲亦用其法。此說近之。蔡絛詩話

唐明皇改婆羅門引爲霓裳羽衣屬黃鍾商時號越調。白樂天嵩陽觀夜奏霓裳詩云開元遺曲自淒涼。況近秋天調是商。知其爲黃鍾商無疑。歐陽永叔知霓裳羽衣爲法曲而以望瀛府獻仙音爲其遺聲。不碧雞漫志明宮調亦太疎矣。

河滿子白樂天詩云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自注云開元中滄州歌者姓名臨刑進此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微之何滿子歌云何滿能歌聲宛轉天寶年中世稱罕嬰刑繫在囹圄間下調哀音歌憤懣梨園弟子奏元宗一唱承恩羈紲緩便將何滿爲曲名御府親題樂府纂甚矣帝王不可妄有嗜好也明皇喜音律而罪人遂欲進曲贖死然元白平生交友間見率同獨紀此事少異

同上

明皇雜錄云祿山犯順議欲遷幸帝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上問誰爲此曲曰李嶠上曰真才子不終飲而罷此水調一句七字曲也白樂天聽水調詩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似有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爲何人陸說亦云水調第五遍五言調聲最愁苦此水調中一句五字曲又有多遍似是大曲也樂天詩又云時唱一聲新水調謾人道是採菱歌此水調中新腔也

南唐近事云元宗畱心內寵宴私擊鞠無虛日嘗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唱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數四上悟覆杯賜金帛此又一句七字然既曰命奏水調則是令楊花飛水調中撰詞也。外史樛机云王衍泛舟巡閭中舟子皆衣錦繡自製水調銀漢曲此水調中製銀漢曲也今世所唱中呂調水調歌乃是俗呼音調異名者名曲雖首尾亦各有五言兩句。決非樂天所聞之曲。同上

甘露事後文宗便殿觀牡丹誦舒元興牡丹賦歎息

泣下命樂通情。宮人沈翹翹。舞何滿子詞云。浮雲蔽
白日上。曰汝知書耶。乃賜金臂環。又薛逢何滿子詞。
云繫馬宮槐老。持杯店菊黃。故交今不見。流恨滿川
光。五字四句。樂天所謂一曲四詞。庶幾是也。歌八疊。
疑有和聲。如漁父小秦王之類。今詞屬雙調兩段。各
六句。內五句各六字。一句七字。五代時尹鶚李珣亦
同此。其他諸公所作。往往只一段。而六句各六字。皆
無復有五字者。字句既異。卽知非舊曲。同上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消日出不見

人款乃一聲山水綠。此柳宗元款乃曲也。見本集有誤作晚唐人詞者。非也。當以音調辨之。猶徐昌圖以詞名。而誤入宋詞。唐宋之音。尙不能辨。況中晚乎。古今話

如夢令小石調曲有傳。自莊宗者有傳。自呂僊者莊宗於宮中掘得石刻名曰古記。復取調中二字爲名。曰如夢令。所謂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是也。不知先曾有一闕云。嘗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欲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行鷗鷺。傳

是呂仙之曲。別刻又云無名氏作。非呂仙也。張宗端
寓以新詞曰比梅近選以莊宗會宴桃源深洞又名

曰宴桃源

古今
詞譜

曲名有解紅者。今俗傳爲呂洞賓作。見物外清音。其
名未曉。近閱和凝集有解紅歌云。百戲罷。五音清。解
紅一曲新教成。兩個瑤池小仙子。此時奪却柘枝名。
樂書云。優童解紅舞衣紫紵。繡銀帶花鳳冠。蓋五代
時人也。焉有呂洞賓在唐世。預填此腔耶。物外
清音

唐昭宗宮人作巫山一段雲二首。或以爲昭宗作二

首各一體此舊調用六字句換頭而第二首結句換

韻

尊前集

尊前集有徐昌圖臨江仙河傳二首俱唐音也按昌圖爲肅宗時進士至宋太宗時世次遙遙而必欲屈之爲博士以列於宋人不可解也或云是兩人古今詞話

蜀亡花蕊夫人隨孟昶行至葭萌驛題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書未竟爲軍騎促行只二十二字點點是鮫人淚也及見宋祖有十四萬人齊解甲戛無一個是男兒之句

足愧鬚眉矣。乃有無名子戲續之云三千宮女如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恩愛偏。不惟虛空架橋。亦且狗尾貂續也。

太平清話

花蕊夫人蜀王建妾號小徐妃者也。後主王衍歸唐半塗遇害。及孟氏再有蜀傳。至昶又有一花蕊夫人費氏作宮詞者是也。後隨昶歸宋。十日召花蕊入宮而昶遂死。

鐵圍山叢錄

李重光深院靜。小令詞名搗練子。卽咏搗練也。復有雲鬢亂一篇。其詞亦同。衆刻無異。嘗見一舊本。則俱

係鷓鴣天二詞之前各有半闕其雲鬢亂一闕云節
氣雖佳景漸闌。吳綾已暖越羅寒。朱扉日暮隨風掩。
一樹藤花獨自看。雲鬢亂。晚妝殘。帶恨眉兒遠岫攢。
斜托香腮春笋嫩。爲誰和淚倚闌干。其深院靜一闕
云塘水初澄似玉容。所思還在別離中。誰知九月初
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
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升庵

顏氏家訓云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
離北方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別歡笑分首李後主

長短句蓋用此耳。故云別時容易會時難。又云別易會難無可奈。顏說又本文選陸士衡答賈謐詩云分索則易。攜手實難。能改齋漫錄

張泌南唐人有江城子二闕。其一云碧闌干外小中庭。雨初晴。曉鶯聲。飛絮落花。時節近清明。睡起捲簾無一事。勻了面。沒心情。其二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黛眉輕。高綰綠雲。低簇小蜻蜓。好是問他來得麼。和笑道。莫多情。黃叔暘云唐詞多無換頭。如此詞自是二首。故重押兩情字。兩明字。今人不知。合爲一。

首則誤矣。詞苑

陶穀使江南遇秦弱蘭作風光好詞見宋人小說或有以爲曹翰者翰能作老將詩其才固有之終非武人本色沈叡達雲巢編謂陶使吳越感倡女任社娘因作此詞任大得陶賞後用以荆仁王院落髮爲尼李唐吳越未審孰是要之近陶所爲耳。藝苑卮言

小說記事率多舛誤豈復可信雖事之小者如一詩一詞蓋亦爾淮陰侯廟詩築壇拜日恩雖重之句青箱雜記謂是錢昆作桐江詩話謂是黃好謙作是一

詩而有二說也。小詞春光好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之句。江南野錄謂是曹翰使江南贈娼妓詞。本事曲謂是陶穀使錢唐贈驛女詞。冷齋夜話謂是陶穀使江南贈韓熙載歌姬詞。是一詞而有三說也。其他類此者甚衆。殆不可偏舉。

若溪漁隱

南史王暕詩日暮當歸去。魚鳥見留連。俗本改暮作暮淺矣。孟蜀牛嶠詞日暮天空波浪急。正用暕語。詞品潘逍遙自製憶餘杭詞曰長憶西湖湖水上。盡日凭欄湖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島嶼正清秋。笛聲依約

蘆花裏。白鳥成行忽飛起。別來閒想整綸竿。思入水
雲寒。又長憶孤山。山影獨。山在湖心如黛簇。僧房四
面向湖開。輕棹去還來。芰荷香細連雲閣。閣上清聲
檐下鐸。別來塵土浣人衣。空役夢魂飛。又長憶西湖
添碧溜。靈隱寺前天竺後。冷泉亭上舊曾遊。三伏似
清秋。白猿時見攀高樹。長嘯一聲何處去。別來幾向
畫圖看。終是欠峰蠻。舊刻或云虞美人。或云酒泉子
皆誤。更有失去第二首山影獨字。第三首添碧溜字
者。不成詞矣。古今
詞話

晏叔原謂蒲傳正曰先君一生小詞未嘗作婦人語
傳正曰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
人語。叔原曰公謂年少爲所歡乎。因公言乃解得樂
天詩欲畱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
悟其言之失。詩眼

六一居士踏莎行離別云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
風暖。搖征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寸
寸柔腸。盈盈粉眼。樓高莫近危欄倚。平蕪盡處是春
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王阮亭曰升庵以平蕪句擬石

曼卿水盡天不盡人在天盡頭。未免河漢蓋意近而
工拙殊懸也。詞苑

鼉無咎許歐陽永叔浣溪沙云綠楊樓外出秋千只
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予按王摩詰詩秋千競
出垂楊裏歐公詞意本此鼉偶忘之耶。李實君

王銍默記載歐陽公望江南雙調云江南柳葉小未
成陰人爲綠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畱取待春
深十四五閒抱琵琶尋堂上簾錢堂下走恁時相見
已畱心何況到如今初奸黨誣公盜甥公上表自白

云喪厥夫而無托攜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年方十
歲錢穆父素恨公笑曰此正學箴錢時也歐知貢舉
下第舉人復作醉蓬萊譏之按歐公此詞出錢氏私
志蓋錢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毀吳越故醜詆之其
詞之猥弱必非公作不足信也。詞苑

歐公小詞間見諸詞刻陳氏書錄一卷其間多有與
陽春花間相混者亦有鄙褻之語一二廁其中當是
仇人無名子所爲近有醉翁琴趣外篇凡六卷二百
餘首所謂鄙褻之語往往而是不止一二也前題東

坡序八九語詞氣卑陋。不類坡作。益可以證詞之偽。

同上

山色有無中。歐陽公咏平山堂句也。或謂平山堂望江南諸山甚近。公短視。故耳。東坡爲公解嘲。乃賦快哉亭詞云。記得平山堂上。敲枕江南煙雨。杳杳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非煙雨不能也。然公詞起句。是平山闌檻倚晴空。安得煙雨。恐東坡終不能爲公解矣。

古今詞話

張子野減字木蘭花云。垂螺近額。走上紅茵。初趁拍。

只恐驚飛。擬倩遊絲惹住伊。文鴛綉履。去似風流塵不起。舞徹梁州。頭上宮花顛未休。又晏小山詞云。垂螺拂黛青樓女。又云雙螺未學同心結。已占歌名。月白風清。長倚昭華笛裏聲。又云紅窗碧玉新名舊。猶縮雙螺。一寸秋波。千斛明珠覺未多。按垂螺雙螺蓋宋時角妓未破瓜時髮飾之名。今秦中妓及搬演旦色猶有此製。詞苑

胡宿詩。風花飛有態。煙絮墜無痕。張先詞。柳徑無人墜飛絮。二人詩詞頗相類。若溪漁隱

張子野晚年多畜姬侍。東坡有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均用張家故事也。按唐有張君瑞遇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鶯鶯，元稹與李紳語其事，作鶯鶯歌。漢董誥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又張祐妾名燕燕，其事蹟與對偶皆精切如此。然鶯鶯對燕燕已見于杜牧之詩：「綠樹鶯鶯語，平沙燕燕飛。」前輩用字必有所祖。魯直作蘇翰林出遊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亦皆用本家故事，而不失之偏枯，可以爲法也。

野客叢談

詞苑萃編卷之二十一

南匯馮金伯治堂輯錄

句容裴暢芝亭叅訂

辨証二

蘇東坡大江東去有銅將軍鐵綽板之譏柳七曉風殘月謂可令十七八女郎按紅牙檀板歌之此袁絢語也後人遂奉爲美談然僕謂東坡詞自有橫槊氣槩固是英雄本色柳纖豔處亦麗以淫耳況楊柳外句又本魏承班漁歌子窗外曉鶯殘月祇改二字增

一字焉得獨擅千古。今取二詞竝誌於後。蘇念奴嬌
赤壁懷古云。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
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雲。驚濤拍岸。捲
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
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
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
尊還酹江月。柳雨零鈴秋別云。寒蟬淒切。對長亭晚。
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畱戀處。蘭舟催發。執手
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沈沈。

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
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
景虛說。便縱有、千種風流。待與何人說。詞苑

東坡赤壁詞浪聲沈他本作浪淘盡。與調未協。孫吳
作周郎。犯下公瑾字。崩雲作穿空。掠岸作拍岸。又多
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作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益非
今從容齋隨筆所載黃魯直手書本要正。至於小喬
初嫁。宜句絕了字屬下句。乃合。朱竹垞

按是詞當以
詞綜本爲善

後山詩話謂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謂後山之言誤矣。坡佳詞最多。其間傑出者。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赤壁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中秋詞。落日繡簾捲。庭下水連空。使哉亭詞。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初夏詞。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夜登燕子樓詞。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詠笛詞。玉骨那愁障霧。冰肌自有仙風。詠梅詞。東武南城新隄固。漣漪初溢。宴流盃亭詞。冰肌玉

骨自清涼無汗。夏夜詞有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別參寥詞。缺月挂疎桐。漏盡人初靜。秋夜詞。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露遠洲。重九詞。凡此十餘詞。皆絕去筆墨畦徑。直造古人不到處。真可使人一唱而三歎。若謂以詩爲詞。是大不然。若溪漁隱

陳後山云。子瞻以詩爲詞。雖工非本色。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耳。子謂後山以子瞻詞如詩。似矣。而以山谷爲得體。復不可曉。鼂無咎云。東坡詞小不諧律呂。蓋橫放傑出。曲子中縛不住者。其評山谷則曰。詞固

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乃著腔子唱如詩耳。此言得之。溥南詩話

量無咎云。眉山公之詞。短於情。蓋不更此境耳。陳後主曰。宋玉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後知。是直以公爲不及於情也。嗚呼。風韻如東坡。而謂不及於情。可乎。彼高人逸才。正當如是。其溢爲小詞。而閒及於脂粉之間。所謂滑稽翫戲。聊復爾爾者也。若乃纖豔淫媒。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輩。豈公之雅趣也哉。同上

陳後山謂東坡以詩爲詞大是妄論而世皆信之獨
荊產辨其不然謂公詞爲古今第一。今翰林趙公
亦云此與人意暗同。蓋詩詞祇是一理不容異觀自
世之末作習爲纖豔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勝士
亦或以是相勝而日趨於委靡遂謂其體當然而不
知流弊之至此也。文伯起曰先生慮其不幸而溺於
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詩人句法是亦不然
公雄文大手樂府乃其遊戲顧豈與流俗爭勝哉。蓋
其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皆絕塵耳。

同上

古今詞話云。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云。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月已鳴廊。看取眉間鬢上。酒賤長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對孤光。把酒淒然北望。坡以讒言謫居黃州。鬱鬱不得志。凡賦詩綴詞。必寫其所懷然。一日不念朝廷其懷君之心。末句可見矣。按聚蘭集載此詞。注云。寄子由。故後句云。中秋誰與其孤光。把酒淒然北望。則兄弟之情。見於句意之間矣。疑是倅錢塘時作。子由時爲睢陽幕客。若詞話所云。則非也。

蒼溪漁隱

程子山舍人跋東坡滿庭芳詞云予聞之蘇仲虎云
一日有傳此詞以爲先生作東坡笑曰吾文章冑以
藻繪一香篆盤子然觀間如畫堂別是風光及十指
露之語誠非先生所云子山所說固人所共曉予嘗
怪李端叔謂東坡在中山歌者欲試東坡倉卒之才
於其側歌戚氏公笑而領之邂逅方論穆天子事頗
摘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就才點定
五六字座中隨聲擊節終席不間他詞亦不容別進
一語臨分曰足以爲中山一時豔事然予觀其詞有

曰玉龜山。東皇靈姬統羣仙。又云爭解玉勒香韉。又云鸞輅駐蹕。又云肆華筵。間作吹管鳴弦。宛若帝所釣天。又云倒盡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年。又云浩歌暢飲。回首塵寰。爛熳遊玉輦東還。東坡御風騎氣。下筆真神仙語。此等鄙俚猥褻之詞。殆是教坊倡優所爲。雖東坡竈下老婢。亦不作此語。而顧稱譽若此。豈果端叔之言耶。恐疑誤後人。是不可以不辨。梁溪漫志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東坡句也。後見王昌齡梅花詩云。落落實實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雪。

方知東坡引用此詩。

高齋詩話

野客叢書云東坡在惠州白鶴觀惠有溫都監女頗有姿色年及笄不肖字人聞坡至喜曰此吾壻也一夜坡吟咏間其女褰回窗外坡覺而推窗則女踰牆而去坡物色得其詳正呼王說爲媒適有過海之事此議遂寢其女不久卒葬於沙汀之側坡回爲之悵然故作卜算子詞也黎莊曰此言似亦忌公者以此謗之如堦下簌錢之類耳小說紕繆不足憑也。

詞苑叢談

裴按詞爲詠鴈當別有寄託不得以俗情附會

山谷云東坡道人在黃州作卜算子有揀盡寒枝不
肯棲之句或云鴻鴈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野葦叢
間此亦語病也此詞本詠夜景至換頭但祇說鴈正
如賀新郎詞乳燕飛華屋本詠夏景至換頭但祇說
榴花蓋其文章之妙語意到處卽爲之不可限以繩
墨也。漁隱叢話

趙右史云余頃於鄭公實處見東坡真蹟書卜算子
詞斷句乃云寂寞沙汀冷刊本作楓落吳江冷詞意
全不相屬也。耆舊續聞

東坡別參寥長短句云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渡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烟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爲我沾衣。按羊曇爲謝安所愛。重安薨後。輒彌年不行。西州路。嘗因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古曰。此西州門也。曇悲感。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因慟哭而去。東坡用此故事。若世

俗之論必以爲成讖矣。然其詞石刻後。東坡自題云。元祐六年三月六日。余以東坡年譜考之。元祐四年。知杭州。六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則長短句蓋此時作也。自後復守潁。徙揚。入長禮曹。出帥定武。至紹聖元年。方南遷嶺表。建中靖國元年。北歸至常。乃薨。凡十一載。則世俗成讖之論。安可信耶。茗溪漁隱

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黠慧。善於應對。一日湖中有宴會。羣伎畢集。惟秀蘭不至。督之良久。方來。問其故。對以沐浴倦睡。忽聞叩戶甚急。起而問之。

乃樂營將催督也。謹以實告子瞻。已恕之。坐中一倅
怒其晚至。詰之不已。時榴花盛開。秀蘭折一枝。藉手
告倅。倅愈怒。子瞻因作賀新涼令歌。以送酒。倅怒頓
止。詞曰。乳燕飛華屋。悄無人。庭陰轉午。晚涼新浴。手
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門
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
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俱盡。伴君幽獨。濃豔
一枝細看取。芳意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
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子瞻

之詞皆紀前事取其沐浴新涼。故曲名賀新涼也。後人不知。誤作賀新郎。蓋不得子瞻之意。子瞻真可謂風流太守。豈可與俗吏同日語哉。

楊湜
詞話

野哉楊湜之言。真可入笑林矣。東坡此詞冠絕古今。託意高遠。寧爲一妓而發耶。簾外誰來推繡戶。及又却是風敲竹等語。用唐人簾開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變化入妙。今乃云爲樂營將催督可笑者。一石榴半吐紅巾蹙。至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等句。因初夏時花事將闌。榴花獨吐。因以紅巾拂取。寫其幽閒之意。

今乃云榴花盛開。拆奉府倅可笑者。二賀新郎樂府舊調。今乃云取其新沐。後人訛爲賀新郎。此可笑者。三東坡此詞不幸橫遭點汙。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者。謂之詒癡符。楊湜之類是也。

茗溪漁隱

魯直書荆公集句菩薩蠻詞碑本云。數間茅屋閒臨水。窄衫短帽垂楊裏。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娟娟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許最關情。黃鸝三兩聲。因閱臨川集。乃云。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橋。余謂不若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爲勝也。

茗溪漁隱

舊傳水調歌一曲其首章云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花上有黃鸝以爲黃魯直所作蜀人石耆翁言此莫少虛壯氣詞也少虛又有浣溪紗詞云寶釧湘裙上玉梯雲重應恨翠樓低愁同芳草雨萋萋又云歸夢悠揚見未真綉衣恰有暗香薰五更分得楚臺春皆造語新雋但晚歲心醉富貴不復事文章今人鮮有知其作者

茗溪
漁隱

秦少游滿庭芳山抹微雲天黏衰草今本改黏作連非也韓文洞庭汗漫黏天無壁張祐詩草色黏天鵝

鵝恨山谷詩遠水黏天吞釣舟邵博詩老灘聲殷地
平浪勢黏天趙文昇詞玉關芳草黏天碧嚴次山詞
黏雲江影傷千古葉夢得詞浪黏天蒲桃漲綠劉行
簡詞山翠欲黏天劉叔安詞暮煙細草黏天遠黏字
極工且有出處若作連天是小兒語也

詞品

寒鴉萬點流水遶孤邨之句人皆以爲少游自造此
語殊不知亦有所本予在臨安見平江梅知錄云隋
煬帝詩云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邨少游用此語也
又余嘗讀李義山效徐陵體贈更衣詩云輕寒衣省

夜金斗熨沉香。乃知少游詞玉籠金斗。時熨沉香袖。
與睡起熨沉香。玉腕不勝金斗。其語亦有來處。藝苑雌黃
杜安世詞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譏其黃
昏未到。那得燒殘絳蠟。或云王荊公父益都官所作。
有人以此問之。荅曰。重簾邃屋。簾幙密擁。蓋不到夜。
已燃燭矣。其全章云。燒殘絳燭淚成痕。街鼓報黃昏。
碧雲又阻來信。廊上月侵門。愁永夜。拂香烟。待誰溫。
夢闌憔悴。擲果淒涼。兩處銷魂。量以道

古人好詞卽一字未易彈改。子瞻綠水人家。遶別本。

遶作曉爲古今詞話所賞。愚謂遶字雖平，然是實境。曉字無歸著。試通詠全章，便見。少游斜陽暮有人，親在杉州見石刻，是斜陽樹樹字甚佳。猶未若暮字。至若茗溪漁隱記者，鄉鰲山彩結結，改作締，益佳。不知何佳也。若子瞻低繡戶，低改窺，則善矣。周長卿

老杜謝嚴武詩云：雨映行宮辱贈詩。山谷云：只此雨映雨字，寫出一時景物。此句便雅健。余然後曉句中，當無虛字。後誦淮海小詞云：杜鵑聲裏斜陽暮。公曰：此詞高絕，但旣云斜陽，又云暮，則重出也。欲改斜陽。

作簾櫳。余曰：旣言孤館閉春寒，似無簾櫳。公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櫳，有亦無害。余曰：此詞本模寫牢落之狀。若曰簾櫳恐損初意。先生曰：極難得好字，當徐思之。然余因此曉句法不當重疊。

茗溪
漁隱

山谷惜少游踏莎行詞斜陽暮意重欲易之未得其字。今彬誌遂作斜陽度，愚謂此亦何害而病其重也。李太白詩：曉彼落日暮，卽斜陽暮也。劉禹錫烏衣巷：口夕陽斜。杜工部山木蒼蒼落日曛，皆此意。別如韓文公紀夢詩中有一人壯非少，石鼓歌安置妥帖平。

不頗之類尤多。豈可亦謂之重耶。山谷當無此言。卽誠出山谷。亦豈足爲定論耶。

王直方詩話

漫叟詩話云。高唐事乃楚懷王。非襄王也。若古人云。莫道無心。便無事也。應愁殺楚襄王。少游詞云。不容易下巫陽。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皆誤用也。按高唐賦云。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李善注云。楚懷王遊於高唐。夢

與神遇則漫叟詩話之言是也。然神女賦復云：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王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後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以此考之，則楚襄王亦夢與神女遇，但楚懷王是遊高唐，楚襄王是游雲夢，以此不可雷同用事耳。

茗溪
漁隱

秦少游謫處州，日作千秋歲詞云：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疎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憶昔西池會，鴛鴦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落紅萬

點愁如海。今郡治有鶯花亭。因此詞取名。宋吳虎臣云。少游千秋歲詞。在衡陽與孔毅甫作也。詞云。憶昔西池會。言在京師與毅甫同朝。敘其爲金明池之游耳。今言處州。非也。詞苑叢談

裴按山谷和少游詞亦謂在衡陽見其稿本。惟范石湖則以爲在處州耳。黃詞見餘編。

俞紫芝秀老弟澹清老名字見王介甫黃魯直集中詩詞傳世雖少亦間見文蘊等編葉石林詩話誤以爲揚州人魯直答清老寒夜三詩其一引牧羊金華山皇初平事言之蓋黃上世亦出金華也近覽智者

草堂所藏張公詡青溪圖有秀老手題臨江仙一闌。
後書金華俞紫芝不知石林何故誤也。此詞世少知。
之錄于後。弄水亭前千萬景。登臨不忍空回。水輕墨。
澹寫蓮萊。莫教世眼容易洗塵埃。收去兩昏都不見。
展時還似雲開。先生高趣要多才。人人盡道小杜却。

重來。

能改齋
漫錄

徐幹臣雁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庭芳景。駐字當。
作去字。語意乃佳。周美成水亭小。浮萍破處。簷花簾。
影顛倒。按杜少陵詩。燈前細雨簷花落。美成用此簷。

花二字全與出處意不相合。乃知用字之難矣。趙德麟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繞天涯。徐師川柳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二詞造語雖不同。其意絕相類。董武子疇昔尋芳祕殿西。日壓金鋪。宮柳垂垂祕殿豈尋芳之處。非所當言也。茗溪漁隱

周晴川作十六字令云。眠。月影穿窗白玉錢。無人弄。移過枕函邊。朱竹垞云。按十六字令。卽蒼梧謠也。張安國集中三首。蔡仲道集中一首。其首俱以一字句斷。今本訛眠字爲明。遂作三字句斷。非也。是詞見天

機餘錦係周晴川作今相沿刻美成然片玉集無此
其不係美成明矣。詞苑叢談

小詞如周美成惜惜坊曲人家俗改曲爲陌張仲宗
東風如許惡俗改妬花惡東坡玉如纖手嗅梅花俗
改玉奴孫夫人日邊消息空沉沉俗改耳邊所以書

貴舊本。

升菴

賀方回晚景云鷺外紅綃一縷霞淡黃楊柳帶棲鴉
玉人和月折梅花笑撚粉香歸繡戶半垂羅幕護窗
紗東風寒似夜來些其起句本王子安滕王閣賦此

子可云善盜

丹鉛
續錄

侍制公十八歲時嘗作樂府云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橫枝亞。雪花飛下。全勝江南畫。白壁青錢欲買真無價。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朱希真訪司農公不值於几案間見此詞驚賞不已遂書于扇而去初不知何人作也一日洪覺範見之扣其所從來朱具以告二人因同往謁司農公問之公亦愕然客退從容詢及侍制公公始不敢對旣而以實告司農公責之曰兒曹讀書正當畱意經史何用作此等語耶然

心實喜之。以爲此兒他日必以文名于世。今諸家詞集及漁隱叢話皆以爲孫和仲或朱希真作。非也。正如詠摺骨扇詞云。宮紗蜂趕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余嘗親見藁本於公家。今於湖集迺載此詞。蓋張安國嘗爲人題此詞於扇故也。耆舊續聞

裴按魯紆曾爲司農少卿。侍制乃其子慥也。

曾端伯慥編樂府雅詞。以秋月詞念奴嬌爲徐師川作。梅詞點絳脣爲洪覺範作。皆誤也。秋月詞乃李漢

老梅詞乃孫和仲。和仲卽正言諤之子也。又世傳江城子青玉案二詞皆東坡所作。然西清詩話謂江城子乃葉少蘊作。桐江詩話謂青玉案乃姚進道作。四詞皆佳。漢老念奴嬌詞中有滿天霜曉。叫雲吹斷橫玉之句。乃用崔魯華清宮詩。銀河漾漾月輝輝。樓礙天邊織女機。橫玉叫雲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或云叫雲乃笛名。非也。茗溪漁隱

端伯所編樂府雅詞中有漢宮春梅詞云。是李漢老作。非也。乃鼂沖之叔用作。政和間作此詞。獻蔡攸。是

時朝廷方興大晟府。蔡攸攜此詞呈其父云。今日於樂府中得一人。京覽其詞喜之。卽除大晟府丞。詞中有清淺小溪如練。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此用玉堂事。乃唐人詩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因何得入來。或云玉堂乃翰林之玉堂。非也。同上

張芸叟詞云。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喜誦之。樂天題岳陽樓詩云。春岸綠時連夢澤。夕陽紅處近長安。蓋芸叟用此換骨也。梁溪漫志

蘇叔黨有新月娟娟高柳蟬嘶二首皆點絳脣也時

禁蘇氏文章故隱其名以爲汪彥章作

古今詞話

蘇叔黨點絳脣詞能改齋漫錄謂爲汪彥章作彥章在翰苑屢致言者作此詞或問曰歸夢濃於酒何以在曉鴉啼後公曰無奈此一隊畜生何按曉鴉草堂改作亂鴉歸夢改作歸興今從吳虎臣能改齋漫錄

正之

詞衷

柳梢青岸草平沙一首僧仲殊也今刻本往往失其名故特著之宋人小詞僧徒惟二人最佳覺範之作

類山谷。仲殊之作似花間。祖可如晦俱不及也。

草堂詞話

葛魯卿有驀山溪一曲咏天穿節郊射也。宋以前以正月二十三日爲天穿節。相傳云女媧以是日補天。俗以煎餅置屋上。名曰補天穿。今其俗廢久矣。詞云春風野外。卯色天如水。魚戲舞綃紋。似出聽新聲。北里追風駿足。千騎卷高門。一箭過。萬人呼。雁落塞空裏。天穿過了。此日名穿地。橫石俯清波。競追隨。新年樂事。誰憐老子。使得縱遨遊。爭捧手。共憑肩。夾路遊人醉。詞不甚工而事奇。故拈出之。卯色天用唐詩殘。

霞蹙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卯色天之句。東坡詩亦云。
笑把鴟夸一尊酒。相逢卯色五湖天。今刻蘇詩者不。
知出處。改卯色爲柳色。非也。花間詞一方卯色。楚南。
天注以卯爲卯。亦非。品詞

曹元寵本善作詞。特以紅窗迥戲詞盛行於世。遂掩。
其名。如望月婆羅門詞。亦豈不佳。詞云。漲雲暮捲。漏。
聲不到小簾櫳。銀河淡埽。澄空皓月。當軒高掛。秋入。
廣寒宮。正金波不動。桂影朦朧。佳人未逢。嘆此夕。與。
誰同。望遠傷懷。對景霜滿愁紅。南樓何處。想人在長。

笛一聲中。凝淚眼。立盡西風。此詞病在霜滿愁紅之句。時太早耳。曾端伯編雅詞。乃以此詞爲楊如晦作。非也。茗溪漁隱

張仲宗有漁家傲一詞云。釣笠披雲青嶂繞。綠蓑雨細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城市鬧。烟波老。誰能認得閒煩惱。余往歲在錢塘與仲宗從游甚久。仲宗手寫此詞相示云。舊所作也。其詞第二句元是擷頭雨細春江渺。余謂仲宗曰。擷頭雖

是船名。今以雨襯之。語晦而病。因爲改作綠蓑雨細。
仲宗笑以爲然。同上

張仲宗夜遊宮辭云。半吐寒梅未折。雙魚洗水漸初。
結戶外明簾風。任揭擁紅爐。酒窗閒聽稷雪。此日去
年時節。這心事。有人歡悅。斗帳重薰。鴛被疊。酒微醺。
管鐙花。今夜別。雙魚洗盥手之器。見博古圖。稷雪。霰
也。形如米粒。能穿瓦透窗。見七詩疏。堅瓠集

高文惠妻與夫書曰。今來織成襪一量。願著之。動與
福并。量當作兩。詩葛履五兩是也。無名氏踏沙行詞。

末云夜滾著輜小鞋兒。靠著屏風立地。輜兩蓋古今字也。小詞用毛詩字亦佳。詞品

裴按無名氏詞並非踏莎行說詳餘編中

歐陽永叔倣玉臺體詩銀蒜押簾宛地垂。蘇東坡哨遍詞睡起畫堂銀蒜珠幕雲垂地。蔣捷白紵詞早是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銀蒜鎮羅幙。銀蒜蓋擣銀爲蒜形以押簾也。宋元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押數百雙。同上

張子野歸朝懽詞云聲轉轆轤聞露井。曉汲銀瓶牽

素縷西園人語夜來風。叢英飄墜紅成徑。寶猊烟未
冷。蓮臺香燭殘痕凝。等身金。誰能得意買此好光景。
粉落輕妝紅玉瑩。月枕橫釵雲墜領。有情無物不雙
棲。文禽只合長交頸。晝長懽豈定。爭如翻做春宵永。
日曛矐。嬌柔懶起。簾押捲花影。等身金三字甚新本。
賈黃中傳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取書與其身相
等令誦之。謂之等身書。古今詞話

鞞鞞國名古肅慎地。產寶石大如巨粟。中國謂之鞞
鞞文。與可朱櫻歌有翡翠一盤紅鞞鞞句。葛魯卿西

江月詞鞦韆斜紅帶柳。琉璃漲綠平橋。人閒花月正
新妖。不數江南蘇小。恨寄飛花簌簌。情隨流水迢迢。
鯉魚風送本蘭橈。迴棹荒雞報曉。詩詞中鞦韆事甚
多人罕知者。故錄之。同上

唐制妓女所居曰坊。曲北里志有南曲北曲。如明兩
京之南院北院也。宋陳敬叟詞窈窕青門紫曲。周美
成詞小曲幽坊月暗。又惜惜坊曲人家。草堂詩餘改
作坊陌。非也。謝臯羽天地間氣集載孟綬南京詩。惜
惜坊曲。傷淅春。活活河流過雨。渾花鳥幾時充貢賦。

牛羊今日上邱原。猶傳柳七工詞翰。不見朱三有子孫。我亦前生梁楚士。獨持心事過夸門。

同上

俗謂柔言索物曰泥。乃計切。諺所謂軟纏也。杜子美詩。忽忽窮愁泥殺人。元微之憶內詩。願我無衣搜畫匣。泥他沽酒拔金釵。杜牧之登九華樓詩。爲郡異鄉徒泥酒。皇甫非烟傳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脈脈春情更泥誰。楊乘詩。畫泥琴聲夜泥書。元鄧文原贈妓詩。銀鐙影裏泥人嬌。柳耆卿詞。泥歡邀寵最難禁。字又作泥。花間集。願覓詞黃鶯嬌轉泥芳妍。又記得泥人。

微歛黛字又作妮。王通叟詞十三妮。子綠窗中。今山

東目婢曰小妮子。其語亦古矣。

詞品

無名氏鞋紅詞云。粉香尤嫩。霜寒可慣。怎奈何。春心已轉。玉容別是。一般閒婉。悄不管。桃紅杏淺。月影玲瓏。金堤波面。漸細細。香風滿院。一枝折寄。故人雖遠。莫輒使。江南信斷。按鞋紅乃牡丹名。放翁桃源憶故人詞。一朵鞋紅凝露。東坡西江月詞。蓬萊殿後鞋紅。鞋音汀。帶革也。西廂帶角傲鞋紅。宋侍制服紅鞋犀帶。蓋以花色妍帶鞋之紅耳。今所繫亦曰鞋帶。而字

書音爲丁。誤也。

范紅友

俗謂風曰孟婆。蔣捷詞云：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裊。怎禁他孟婆合卺。江南七八月間，有大風甚於船舶。野人相傳，以爲孟婆發怒。按北齊李騷、陳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云：帝之二女遊於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媼。此言雖鄙俚，亦有自來矣。

詞品

蔣捷有一剪梅詞云：一片春愁帶酒澆。江上舟搖，樓

上帘招秋娘。容與泰娘嬌。風又飄飄。雨又瀟瀟。何日
雲帆卸浦橋。銀字箏調心字香。燒流光。容易把人拋。
紅了櫻桃。綠了芭蕉。按心字香。外國以花釀香。作心
字焚之。堅瓠集

元結有欸乃曲。按欸乃俗訛欸乃。非。字書作欸乃。亦
非。欸乃棹船戛軋之聲。柳詩欸乃一聲山水綠。嚴次
山集名清江欸乃是也。欸字與唉字同。是嘆恨發聲。
之辭。通雅曰。唉烏開切。又於解於亥於皆三切。楚辭
唉秋冬之緒風。亞父曰唉。豎子不足與謀。此欸乃之

欵正當作埃字上聲。讀爲烏蟹切。蓋船聲如人聲耳。劉蛻湖中歌作靄迺。劉言史瀟湘詩作曉迺。皆欵字之借字。山谷以爲字異音同。陰氏謂紫陽韻及韻會皆然。而梅氏字彙謂數處當各如其音。不必比而同之。甚謬。升庵云。欵亞改切。柳詩本作靄襖。後人誤倒。讀作襖靄。近江右張爾公作正字通。以爲宜讀作矮靄。然正韻於上聲六解內收乃字。作依亥切。去聲六泰內收乃字。作於蓋切。皆引欵乃爲証。是乃有靄變二音。而欵則音襖。是欵之音襖。向來相傳。亦必有所

本魏校六書精蘊云語辭之乃轉爲欸乃之乃音烏皓切。正作襖音。是則欸字之爲埃上聲無疑。而乃字則或作靄或作襖未確然耳。又陳氏謂當如乃字本音奈上聲則必不然。而冷齋夜話載洪駒父云柳詩本是勢靄俗誤分勢爲二字則其說新奇而無可考據也。范紅友

朝天紫本蜀牡丹花名其色正紫如金紫大夫服色故名。後人以爲曲名。今以紫作子非也。見陸游牡丹

譜。詞苑叢談

詩詞中多用檀郎字。不知所謂解者曰檀喻其香也。後閱曾謙益李長吉詩註云潘安小字檀奴。故婦人呼所歡爲檀郎。然未知何據。顧茂倫

樂府補題宛委山房賦龍涎香調天香浮翠山房賦白蓮調水龍吟紫雲山房賦蓴調摸魚兒餘閒書院賦蟬調齊天樂天柱山房賦鱗調桂枝香倡和者爲玉筍王沂孫聖與蘋洲周密公謹天柱王易簡理得友竹馮應瑞祥父瑤翠唐藝孫英發紫雲呂同老和父質房李彭老商隱宛委陳恕可行之菊山唐珏王

潛月洲趙汝鈞真卿五松李居仁師呂玉田張炎叔
夏山村仇遠仁近皆宋遺民也按陳恕可別本作練
非陳旅安雅堂集有陳行之墓志云會稽陳恕可古
靈先生述古之後有樂府補題一卷其爲姓陳無疑
箋詞

蔡松年小詞喜銀屏小語私分麝月春心一點麝月
茶名麝言香月言圓也或說麝月是畫眉香煤亦通
但下不得分字又党懷英茶詞紅莎綠翳春風餅趁
梅驛來雲嶺金自明昌大定時文物已埒中國而製

茶之精如此。風味亦何減宋人。

詞品

裴按蔡松年字伯堅自號蕭閒老人仕金至尚書右丞相封衛國公卒諡文簡

蕭閒云風頭夢吹無跡。蓋雨之至細若有若無者謂之夢。田夫野婦皆道之。而雷溪注以爲夢中雲雨。又曰雲夢澤之雨謬矣。賀方回有風頭夢雨吹成雪之句。又云長廊碧瓦。夢雨時飄灑。豈亦如雷溪之說乎。

萍南詩話

蕭閒樂善堂賞荷花詞云。臙脂膚瘦薰沈水。翡翠盤高走夜光。世多稱之。此句誠佳。然蓮體實肥。不宜言

瘦予友彭子升嘗易膩字。此似差勝。若乃走珠之狀。雖雨露中然後見之。據辭意當時不應有雨也。山黛月波之類。蓋總述所見之景。而雷溪注云言此花以山爲眉。波爲眼。雲爲衣。不亦異乎。至一枝梅綠橫冰萼。淡雲新月。炯疎星之句。亦如此說。彼無真見而妄意求之。宜其謬之多也。

同上

有菩薩蠻咏蘇堤芙蓉云。紅雲半壓秋波急。豔妝泣露嬌啼色。佳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宮袍呼醉醒。休捲西風景。明月粉香殘。六橋烟水寒。世謂高季廸之

詞也。不知季迪乃是行香子。其詞云。如此紅妝。不見
春光。向菊前。蓮後。纔芳。雁來時節。寒沁羅裳。正一番
風。一番雨。一番霜。蘭舟不采。寂寞橫塘。雖相依。暮柳
同行。湘江路遠。吳苑池荒。奈月朦朧。人杳杳。水茫茫。
以優劣論之前。則不如後也。昨偶得雜錄一冊。前詞
乃宋人高竹屋著也。豈非因姓同而訛之耶。詞苑

楊升庵少與恒忱二弟賞梅。世耕堂懸掛鐙於梅枝
上。賦詩云。疎梅懸高鐙。照此花下酌。只疑梅枝然。不
覺鐙火落。王浚川延相見而賞之。曰。此奇事奇句。古

今未有也。後閱趙德莊眼兒媚詞云：黃昏小宴到君家。梅粉試春華。暗垂素蕊，橫枝疎影，月淡風斜。更燒紅燭枝頭掛。粉蠟鬪香奢。元宵近也，小園先試，火樹銀花。則昔人已有此事矣。立齋野乘

教坊李節等歌何元郎品爲第一。金陵全盛時，顧東橋必用箏琶。侑觴相傳武宗南巡，樂工顧仁隨駕學得金元雜劇何元朗家小鬟盡得其曲而用之。比時詞調猶作引子過曲。今供筵所唱類具時曲，竝無人問及詞調。則倚聲之被管絃者，歿未百年而竟成廣

陵散矣。

詞統

子畏吳下才人而佳詞絕少。踏莎行四時閨詞。膾炙當世。及讀陳白陽集。知俱係陳作。陳集編於其從孫明卿者。諒無傳疑。余欲改正。友人曰。倩陳山人彩毫爲唐解元點染風流也可。何必認真。乃不果改。

蘭皋集

俞仲茅小詞云。輪到相思沒處辭。眉間露一絲。視易安纔下眉頭。又上心頭。可謂此兒善盜。然易安亦從范希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語脫胎。

夏工耳。

花草蒙拾

詞苑萃編

卷之二十一

三